

江花

· 行吟
A9

满架寒风满地霜

■文/夏兴政

1

冬日清晨,寒风刺骨,悠闲地顶着一钩弦月、几粒残星,一脚踏进南山,把城市的灯火远远地甩在身后。

空山幽幽,我独享着这份宁静。转过枣林水库,沿着一条翻越高崇寺的山间小路向上走,能见度几乎不足20米,峰峦和丛林影影绰绰,看不真切。不时有枯叶飘落,路边的银杏只剩下沧桑、破败的枝条。脚下的落叶上一层薄霜,踩上去软软的有些湿滑。

走近高崇寺,山门紧闭,显得有些落寞。我犹豫着是否敲门而入,拜访一下熟悉的住持,却又不忍打扰了清修,便转身退出。

天渐渐亮起来,我揉揉冻僵的耳朵,沿着寺前的水泥路缓缓下行,残月湖畔的农舍早已荡然无存,只剩下一片残砖碎瓦、满地尘土。

转入施工中的南山北入口,一抹朝霞从迎面的观音山、夹山上空映出,缠缠绵绵似一条长长的飘带。环绕着雁栖湖,新建了一楼、一亭、一岛、二桥、三亲水台,以及大型广场和大片的绿地,亭台楼阁倒映在清澈的湖面,细密的白霜在草地上泛着晶莹的光芒。穿过满是泥泞的工地,走近湖边,芦花似雪,在微风中摇曳多姿。猛然发现一棵不知名的植物倔强挺立在水边,干枯的枝干上竟挂着四五粒野浆果,历经风霜,分外鲜红,枝条的末端尚撑着三四片绿叶,我的心

头猛地一热,叹服着这小小植物对生命的执着。

2

经常去华铝洗车,店门前有一小花园,大约十多个平方。寒冬的一个早晨,我洗车时又转进了小花园里,经霜的青菜、菠菜、茼蒿依然绿意盎然,满目葱茏,那些美人蕉、凤仙花、牵牛花、丝瓜花早已失了踪迹,树枝上、瓜架上只剩下枯萎的藤蔓、败叶在寒风中摇荡。透过枝叶,一根残破的老丝瓜悬挂下来,黄褐色的瓜瓤里夹杂着几粒黑黑的籽,寒风刮过,瓜瓤发出轻微的有些沉闷的“嘟嘟”声,仿佛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。瓜架上的枯枝败叶间残存着一些颗粒饱满的牵牛花种子,我摘下一把,放在手里轻轻揉搓,拂去果皮,一粒粒油黑闪亮如芝麻般的种子赫然在目。我想把它们种在花盆里,明年,我家窗台上定然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秋天了。

3

母亲来电,说父亲这段时间经常心口疼,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我下乡把他们接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,老爷子必须住院做心脏造影,如果血管堵塞严重,可能要安放支架。我这才意识到父亲的病有些麻烦,匆匆办好住院手续,把父亲安顿下来,留下母亲陪护。

周三做造影,我和妻子早早赶到医院。虽只是微创手术,父

亲仍很紧张,脸色酱紫。手术室的门一点点合拢起来,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,感觉空气都凝固着。半小时过去,医生让我进去看影像图,我第一次走进手术室,隔着玻璃,看着父亲孤立无援地躺在高高的手术台上,蓝色的手术膜盖住身子,只露出脸颊,台子上方的显示屏演示着心脏枝枝蔓蔓的血管影像。医生指着屏幕告诉我,有两个主要血管堵塞严重,必须安放支架,否则一旦完全堵塞会造成心肌梗死或引发中风。我看着面容憔悴的父亲,忽然想起那根寒风中摇荡着的干枯的老丝瓜,毫不犹豫地手术单上签了字。

手术很成功。再见到父亲时,他已被推进监护室了。每天穿梭在寒风霜冻之中,忙忙碌碌地送饭、探视。出院前,我请医生特地关照他坚决戒除烟酒。父亲一直贪杯,引发了高血压、痛风、心脏病一系列毛病。我们关照母亲严加管束,可母亲宠着他,背着我们偷偷喝酒,丝毫不加节制。这次,医生告诫他,儿女花费4万多装了支架,如果再喝,连累心脏,支架等于白装。听了医生的话,父亲发誓再不碰酒。

寒风凛冽,我送父母回乡休养。安顿好父母,一个人走出祖屋,忽然发现后院、邻家的院墙爬满了酱红色的秋扁豆。一株株扁豆藤上,果实累累,花红似火,璀璨夺目。想起郑板桥的一副对联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这些绿意婆娑的扁豆藤叶和肆意绽放的花儿,竟将这寒冷的冬天渲染得如此浓烈。



春雨

■文/张玉坤

半夜三更,
好熟悉的声音,
阔别了一年,
你又来了。
我知道,
你是带着1200多年前大诗人杜甫的点赞来的,
是烽火连三月的家书,
是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激越,
是朱自清笔下柔滑的细丝和密匝的牛毛。

你从天而降,
以垂直的姿态,
和爱的加速度。
飘进了树林,
那里荡起了欢快的笑声;
洒进了河流,
河面上满是快乐的酒窝;
青青的小草不再冷得发抖,
满地的油菜
把黄金般灿烂的心托举得很高很高。
你打造的不仅是湿漉漉的家乡,
从此小草和油菜们
把青春的茁壮和人生的辉煌铺满塞北和江南。

你还来到这里,人文荟萃的地方,
应该有一方池塘,
有吹皱的一池春水和个性鲜明的蛙鸣。
这里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,
也是你用生命滋养的地方。
山朗润起来了,水涨起来了,
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。
今天,虽然还没有见到太阳,
但因为有了你的洗礼,
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和跳动的心房。

那些流过心田的歌

■文/王晓明

同学朋友聚会常去唱卡拉OK,我不爱随大流唱那些时髦的流行歌曲,却偏爱挑些老歌过瘾,只要一唱起那些熟悉的老歌,被忽略的感觉又涌上心头,岁月带着往事穿越时光隧道,在眼前逐一清晰起来。

每听到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孩提时代的种种往事便由远拉近,记忆会不油然地链接上当年的远足春游,特别难忘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到金山公园游玩。

白衣蓝裤的小学生,打着星星火炬的队旗,戴着红领巾,挎水壶,带干粮,排着整齐的队伍,边走边唱。女孩在草地上拉手跳舞,男孩在公园里捉迷藏、打游击、玩急行军游戏;塔影湖上小船点点,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”的歌声此起彼伏;攀登金山宝塔到半山腰,突然下起了小雨,同学们淋湿了衣服,还是坚持爬上宝塔,尽情欢呼……那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乐趣现在的孩子是无法体验的。

记得1962年暑假的一次纳凉晚会上,我们围坐校园,繁星点点,凉风习习,同学轮流朗读自传体小说《高玉宝》的片段,悲惨的情节和感人的叙述,催人泪

下。随后大家集体合唱电影《红孩子》插曲《共产儿童团歌》:“准备好了么?时刻准备着,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,将来的主人,必定是我们。滴滴答滴答,滴滴答滴答……”以后只要听到《共产儿童团歌》,就会让我想起那次的纳凉晚会。

进入中学,看了电影《军垦战歌》和小说《军队的女儿》,就盼望着早早毕业走上社会,为建设祖国出力。一首《中华儿女志在四方》勾起对建设边疆的憧憬,打造了去远方的想法:“迎着晨风迎着阳光,跋山涉水到边疆!伟大祖国天高地广,中华儿女志在四方。哪里有荒原就在哪里盛产棉粮;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。”

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我们唱着:“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……”怀着火焰般的热情,背起了行装奔赴陌生的山乡,和农民一起在广阔的田野辛勤劳作,春耕夏锄、秋收冬忙、拦河筑坝、兴修水利……笑迎寒冬酷暑晒黑了皮肤,搏击风霜雨雪锤炼了意志,艰苦的磨炼给一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个云开

雾散、焕然一新的年代,同时也是个激情奔放的年代。那首青春洋溢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:“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,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,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,欢声笑语绕着彩云飞……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”见证着我们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青春岁月。那时的我们,也就是歌中唱到的“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”,个个都意气风发、豪情万丈,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白天努力工作超额完成生产任务,夜读函授刻苦钻研破解难题,所有的人都积极向上,争做新长征突击手。

我们这代人都是听着老歌、吮吸着老歌营养长大的,心里早已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。老歌就像陈年老酒越久越醇。一经打开立刻芳香四溢、沁人心脾。我爱这些老歌不仅在于它们美妙动听的旋律,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的旋律,记录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,童年、青春虽一去不返,而动人心弦的歌声将相伴永生。

老歌犹如山涧的清泉,载着美好的往事一次又一次流过我的心田。